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經摠義類

五經總義類存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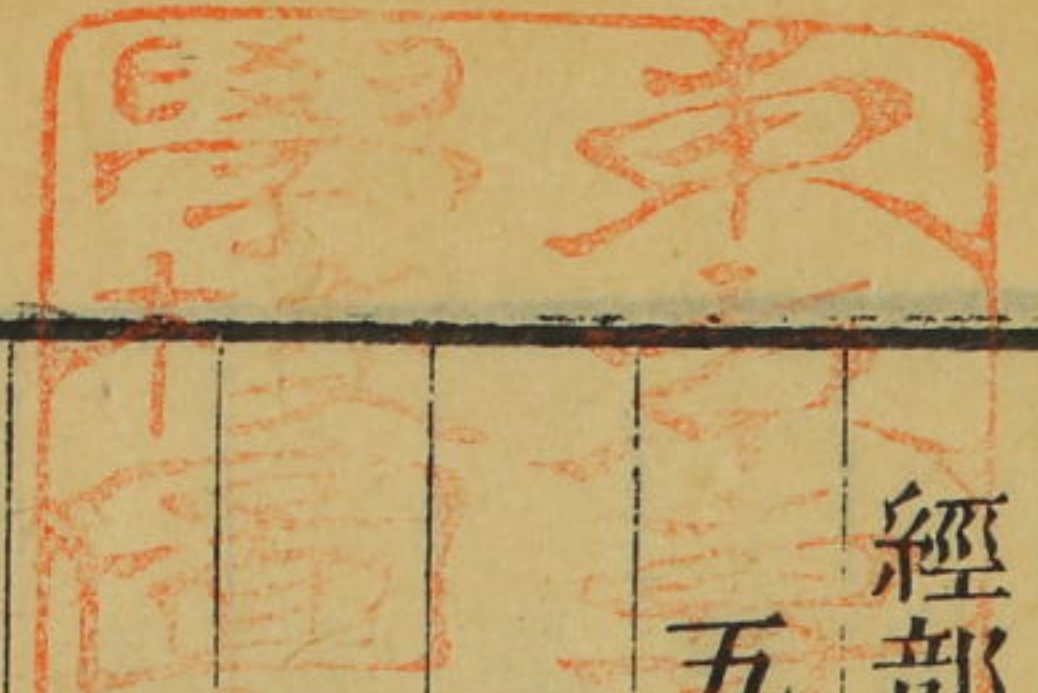
83
19

1 2
130
19

十九



1152
1336
19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三

經部三十三

五經總義類

漢代經師如韓嬰治詩兼治易者其訓故皆各自為書宣帝時始有石渠五經雜義十八篇漢志無類可隸遂雜置之孝經中隋志錄許慎五經異義以下諸家亦附論語之末舊唐書志始別名經解諸家著錄因之然不見兼括諸經之義朱彝尊作經義考別目曰羣經蓋覺其未安

所錄文
有物那

而採劉勰正緯之語以改之然又不見為訓詁之文徐
乾學刻九經解顧湄兼採總集經解之義名曰總經
解何焯復斥其不通語見沈廷芳所刻何焯點校經解目錄中蓋正名若
是之難也考隋志於統說諸經者雖不別為部分然
論語類末稱孔叢家語爾雅諸書併五經總義
附於此篇則固稱五經總義矣今準以立名庶
猶近古論語孝經孟子雖自為書實均五經之
流別亦足以統該之矣其校正文字及經傳
諸圖併約略附焉從其類也

駁五經異義一卷補遺一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漢鄭元所駁許慎五經異義之文也考後漢書許
慎傳稱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
異義傳於世鄭元傳載元所著百餘萬言亦有駁
許慎五經異義之名隋書經籍志有五經異義十
卷後漢太尉祭酒許慎撰而不及鄭元之駁議舊
唐書經籍志五經異義十卷許慎撰鄭元駁新唐
書藝文志竝同蓋鄭氏所駁之文即附見於許氏
原本之內非別為一書故史志所載亦互有詳略

至宋史藝文志遂無此書之名則自唐以來失傳久矣學者所見異義僅出於初學記通典太平御覽諸書所引而鄭氏駁義則自三禮正義而外所存亦復寥寥此本從諸書採綴而成或題宋王應麟編然無確據其閒有單詞隻句駁存而義闕者原本錯雜相參頗失條理今詳加釐正以義駁兩全者彙列於前其僅存駁義者則附錄以備參考又近時朱彝尊經義考內亦嘗旁引鄭駁數條而長洲惠氏所輯則蒐羅益爲廣備往往多此本所

未及今以二家所採參互考證除其重複定著五十七條別爲補遺一卷附之於後其閒有異義而鄭無駁者則鄭與許同者也兩漢經學號爲極盛若許若鄭九皆一代通儒大敵相當輸攻墨守非後來一知半解所可望其津涯此編雖散佚之餘十不存一而引經據古猶見典型殘章斷簡固遠勝於累牘連篇矣

鄭志三卷補遺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案隋書經籍志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

記六卷鄭元弟子撰後漢書鄭元本傳則稱門生相與撰元荅弟子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劉知幾史

通亦稱鄭弟子追論師說及應荅謂之鄭志分授

門徒各述師言更不問荅謂之鄭記案通典及初學記所引鄭

記均有王贊荅詞與知幾所云更不問荅者不合考孝經疏引此文作各述師言更為問荅知不字乃為字之譌王應麟玉海朱彝尊經義考並沿用誤本殊失訂正又通典所引鄭志皆元與門人問荅之詞所引鄭記皆其門人互相問荅之詞知志之與記其別在此曲禮正義引鄭志有崇精之問焦氏之荅月令正義引鄭志有王權之問焦喬之荅焦氏之問張逸之荅疑本鄭記之文校刊者惟據史通更不問荅其說不同然范蔚宗去漢未遠之說改為鄭志也

其說當必有徵隋志根據七錄亦阮孝緒等所考

定非唐宋諸志動輒疎舛者比斷無移甲入乙之

事疑追錄之者諸弟子編次成帙者則小同後漢

書原其始隋書要其終觀八篇分為十一卷知非

諸弟子之舊本也新舊唐書載鄭記六卷尙與隋

志相同而此書則作九卷已佚二卷至崇文總目

始不著錄則全佚於北宋初矣此本三卷莫考其

出自誰氏觀書中禮運註澄酒一條荅趙商之問

者前後兩見而詳略小異又陳鑠之名前後兩見

而後一條註一作鏗知爲好鄭氏之學者惜其散佚於諸經正義哀輯而成然如所載弼成五服荅趙商問一條不稱益稷而稱皋陶謨則正合孔疏所云鄭氏之本又卷首冷剛問大畜童牛之牯一條今周易正義中不見而周禮正義引之較此少冷剛問云以下六十餘字周禮正義引荅孫皓問一條較此少夏二月仲春太族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五句其皋陶謨註與經典釋文及正義所引亦互有詳略而堯典註一條

乃不載正義中則亦博採諸書有今日所不盡見者非僅剽剽正義又玉海十八卷引定之方中詩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荅曰先師魯人此本先師之下多一云字方知先師非指仲梁子如此之類亦較他書所載爲長足證爲舊人所輯非近時所新編也閒有蒐採未盡者諸經正義及魏書禮志南齊書禮志續漢書郡國志註藝文類聚諸書所引尙有三十六條又鄭記一書亦久散佚今可以考見者尙有初學記通典太平御覽所引三條併

附錄之以存鄭學之梗概併以見漢代經師專門授受師弟子反覆研求而後筆之爲傳註其既詳且慎至於如此昔朱子與胡紘爭甯宗持禫之禮反覆辨難終無據以折之後讀禮記喪服小記疏所引鄭志一條方得明白證驗因自書於本議之後記其始末有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斷決語是朱子議禮未嘗不折服於元矣後之臆斷談經而動輒排斥鄭學者亦多見其不知量也

經典釋文二十卷

內府藏本

唐陸元朗撰元朗字德明以字行吳人貞觀中官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事蹟具唐書本傳此書前有自序云癸卯之歲承乏上庠因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古今竝錄經註畢詳訓義兼辯示傳一家之學考癸卯爲陳後主至德元年豈德明年甫弱冠卽能如是淹博耶或積久成書之後追紀其草創之始也首爲序錄一卷次周易一卷古文尙書二卷毛詩三卷周禮二卷儀禮一卷禮記四卷春秋左氏六卷公羊一卷穀梁一卷

孝經一卷論語一卷老子一卷莊子三卷爾雅二卷其列老莊於經典而不取孟子頗不可解蓋北宋以前孟子不列於經而老莊則自西晉以來爲士大夫所推尙德明生於陳季猶沿六代之餘波也其例諸經皆摘字爲音惟孝經以童蒙始學老子以衆本多乖各摘全句原本音經者用墨書音註者用朱書以示分別今本則經註通爲一例蓋刊版不能備朱墨又文句繁夥不能如本草之作陰陽字自宋以來已混而併之矣所採漢魏六朝

音切凡二百三十餘家又兼載諸儒之訓詁證各本之異同後來得以考見古義者注疏以外惟賴此書之存真所謂殘膏賸馥沾漑無窮者也自宋代監本注疏卽析附諸經之末故文獻通考分見各門後又散附注疏之中往往與注相淆不可辨別此爲通志堂刻本猶其原帙何焯點校經解目錄頗嗤顧湄校勘之疏然字句偶譌規模自在研經之士終以是爲考證之根柢焉

七經小傳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劉敞撰敞有春秋傳已著錄是編乃其雜論經義之語其曰七經者一尚書二毛詩三周禮四儀禮五禮記六公羊傳七論語也然公羊傳僅一條又皆校正傳文衍字於傳義無所辨正後又有左傳一條國語一條亦不應獨以公羊標目蓋敞本欲作七經傳惟春秋先成凡所劄記已編入春秋傳意林權衡文權說例五書中此三條一校衍字一論都城百雉一論禘郊祖宗報於經文無所附麗故其文仍在此書中其標題當爲春秋故得兼

及外傳傳寫者見第一條爲公羊第二條末亦有公羊字遂題曰公羊而註曰國語附失其旨矣論語諸條有與諸經一例者又有直書經文而夾註句下如註疏體者亦註論語而未成以所註雜錄其中也吳曾能改齋漫錄曰慶歷以前多尊章句註疏之學至劉原甫爲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荆公修經義蓋本於原甫案讀書志亦載此文以爲元祐史官之說晁公武讀書志亦證以所說湯伐桀升自陬之類與新經義同爲王安石勦取敞說之證大旨均不

欽定四庫全書經義總目卷三十三
滿於敞朱子語類乃云七經小傳甚好其說不同
今觀其書如謂尙書愿而恭當作愿而茶此厥不
聽當作此厥不德謂毛詩烝也無戎當作烝也無
戎謂周禮誅以馭其過當作誅以馭其禍士田賈
田當作工田賈田九箬五曰巫易當作巫陽謂禮
記諸侯以狸首爲節當作以鵲巢爲節皆改易經
字以就已說至禮記若夫坐如尸一節則疑有脫
簡人喜則斯陶九句則疑有遺文禮不王不禘及
庶子王亦如之則疑有倒句而尙書武成一篇考

定先後移其次序實在蔡沈之前蓋好以己意改
經變先儒淳實之風者實自敞始又如解尙書鳥
獸踴踴謂古者制樂或法於鳥或法於獸解毛詩
葛之覃兮謂葛之茂盛則有人就而刈之以爲絺
綌如后妃在家德美充茂則王者就而聘之以爲
后妃解論語乘桴浮於海謂夫子周流列國如桴
之在海流轉不定其說亦往往穿鑿與安石相同
故流俗傳聞致遭斯謗然考所著弟子記排斥安
石不一而足實與新學介然異趣且安石剛愎亦

非冒步趨於做者謂做之說經開南宋臆斷之弊
做不得辭謂安石之學由於做則竊鈇之疑矣且
略其卮詞採其粹語疏通剔抉精鑿者多又何可
以末流之失併廢做書歟

程氏經說七卷

通行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皆伊川程子解經語也書錄解
題謂之河南經說稱繫辭一書一詩二春秋一論
語一改定大學一又稱程氏之學易傳爲全書餘
經具此其門目卷帙與此本皆合則猶宋人舊本

也其中若詩書解論語說本出一時雜論非專著
之書春秋傳則專著而未成觀崇甯二年自序可
見至繫辭說一卷文獻通考併於易傳共爲十卷
宋志則於易傳九卷之外別著錄一卷然程子易
傳實無繫辭故呂祖謙集十四家之說爲繫辭精
義以補之此卷疑或後人掇拾成帙以補其闕也
改定大學兼載明道之本或以兄弟之說互相參
考歟明徐必達編二程全書併詩解二卷爲一卷
而別增孟子解一卷中庸解一卷共爲八卷然經

義考引康紹宗之言謂孟子解乃後人纂集遺書外書而成非程子手著至中庸解之出呂大臨朱子辨證甚明亦不得竄入程氏經說增此一種故今所錄仍用宋本之舊焉

六經圖六卷

通行本

宋楊甲撰毛邦翰補甲字鼎卿昌州人乾道二年進士成都文類載其數詩而不詳其仕履其書成於紹興中邦翰不知何許人嘗官撫州教授其書成於乾道中據王象之輿地記勝碑目甲圖嘗勒

碑昌州郡學今未見拓本無由考其原目陳振孫書錄解題引館閣書目載邦翰所補之本易七十圖書五十有五圖詩四十有七圖周禮六十有五圖禮記四十有三圖春秋二十有九圖合為三百有九圖此本惟易書二經圖與館閣書目數相合詩則四十有五禮記則四十有一皆較原數少二周禮則六十有八較原數多三春秋則四十有三較原數多十四不知何人所更定考書錄解題載有東嘉葉仲堪字思文重編毛氏之書定為易圖一百三

十書圖六十三周禮圖六十一禮記圖六十三春秋圖七十二惟詩圖無所增損其卷則增爲七亦與此本不符然則亦非仲堪書蓋明人刊刻舊本無不臆爲竄亂者其損益之源委無從究詰以其本出楊毛二家姑從始事之例題甲及邦翰名云爾

六經正誤六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毛居正撰居正字誼父或曰義甫義誼父甫古字通也衢州人免解進士晃之子晃嘗著增註禮

部韻略及禹貢指南居正承其家學研究六書嘉定十六年詔國子監刊正經籍當事者聘居正司校讎已釐定四經會居正目疾罷歸其禮記及春秋三傳遂未就然所校四經亦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以紿有司版之誤字未改者猶十之二三居正乃哀所校正之字補成此編楊萬里爲作序述其始末甚詳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惟講偏旁之疑似今觀是書校勘異同訂正譌謬殊有補於經學其中辨論旣多不免疏舛者如勅古文作敕隸

變作勅居正乃因高宗御書石經誤寫作勅遂謂來字中從兩入不從兩人享字古文作𠄎隸變作享或省作亨居正乃謂享字訓祭亨字訓通兩不相溷坤古從土從申隸別為𠄎居正乃謂𠄎是古字乾离坎等俱有古文如卦畫之形遲遲古文本一字說文以為遲籀文作遲者是也居正乃謂兩字是非相半不敢擅改賴字古從貝從刺俗誤書作賴居正乃謂賴從束從負其於六書皆未確又禮大行人立當前疾疾乃侯字之誤侯在車轅前

鄭康成所謂車轅前胡下垂拄地者是也居正乃以為應作軌軌前揜版實與侯不相涉如此類者於經義亦不合然許氏說文解字陸德明經典釋文亦不免小有出入為後人所摭拾在居正又烏能求備論其大致則審定字畫之功固有不可泯沒者矣

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岳珂撰珂字肅之號倦翁湯陰人居於嘉興鄂忠武王飛之孫敷文閣待制霖之子也官至戶部

侍郎淮東總領制置使宋時九經刊版以建安余氏興國于氏二本爲善廖剛又釐訂重刻當時稱爲精審珂復取廖本九經增以公穀二傳及春秋年表春秋名號歸一圖二書校刊於相臺書塾並述校刊之意作總例一卷余仁仲左傳字辨嘗論其誤以杜註不皆與今說詩者同倒寫爲皆不與今說詩者同則尙見原刻今則諸經印本率已罕傳僅王弼易註有翻刻之本已失其眞春秋年表及名號歸一圖有重刻之本亦頗非其舊惟此總

例一卷尙行於世其目一曰書本二曰字畫三曰註文四曰音釋五曰句讀六曰脫簡七曰攷異皆參訂同異考證精博釐舛辨疑使讀者有所據依實爲有功於經學其論字畫一條酌古準今尤屬通人之論也

融堂四書管見十三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錢時撰時有融堂書解已著錄此編凡論語十卷孝經一卷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卽嘉熙二年喬行簡奏下嚴州取時所著書之一也俱先列經文

略加音訓而詮釋其大旨於後孝經用古文大學但析爲六章不分經傳蓋時之學出於楊簡簡之學出於陸九淵門戶迴殊故不用程朱之本其解論語崇德辨惑章謂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句乃證愛欲其生惡欲其死者之爲異齊景公有馬千駟節合上文爲一章謂其斯之謂與句乃指夷齊便是求志達道而言又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仍附第一章末謂是聖人承上厚本薄末反覆曉人之意亦俱根據舊文不冒信爲錯簡

朱子與陸九淵書所謂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也然金谿之學惟憑心悟或至於恍惚窈冥時則以篤實爲宗故其詮發義理類多平正簡樸不爲離析支蔓之言又敖繼公儀禮集說後序所謂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矣卷首有紹興己丑時自序末有景定辛酉天台錢可則刊書跋宋史藝文志馬端臨經籍考皆不著錄獨張萱內閣書目有之雖以四書爲名所解不及孟子與朱子所稱四書者異故附列於五經總義類焉

四如講彙六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宋黃仲元撰仲元字善甫號四如莆田人咸淳七年進士授國子監簿不赴宋亡更名淵字天叟號韻鄉老人教授鄉里以終考福建通志暨莆田縣志皆載仲元有四書講彙今觀是書所講實兼及諸經不止四書其說多述朱子之緒論然亦時出新義發前儒所未發如行夏之時則據禮運孔子得夏時於杞註謂夏四時之書而不取三正之說周官井田則謂周時皆用井田而不取鄭氏畿內

用貢都鄙用助之說伯魚為周南召南則據詩鼓鐘及內傳季札觀樂謂南即是樂又謂周召為二公采邑非因二公得名雖按之經義不必一一脗合要為好學深思能自抒所見者也此本出其裔孫文炳家藏已有殘闕嘉靖丙午始雕版印行朱彝尊經義考但載其所著經史辨疑而不及是書當由刊在家塾閩中僻遠偶然未見傳本歟

六經奧論六卷

浙閩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宋鄭樵撰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曰

成化中盱江危邦輔藏本黎溫序而行之云是鄭
漁仲所著荆川唐氏輯稗編從之今觀其書議論
與通志略不合樵嘗上書自述其著作臚列名目
甚悉而是書曾未之及非樵所著審矣後崑山徐
氏刻九經解仍題樵名今檢書中論詩皆主毛鄭
已與所著詩辨妄相反又天文辨一條引及樵說
稱夾際先生足證不出樵手又論詩一條引晦菴
說詩考宋史樵本傳卒於紹興三十二年朱子詩
傳之成在淳熙四年而晦菴之號則始於淳熙二

年皆與樵不相及論書一條併引朱子語錄且稱
朱子之謚則為宋末人所作具有明驗不知顧湄
校九經解時何未一檢也第相傳既久所論亦頗
有可採故仍錄存之綴諸宋人之末而樵之名則
從刪焉

明本排字九經直音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中春秋傳素王二字下引真宗
宣聖讚但標真宗不稱宋又稱御製則為宋人所
著可知卷首題曰明本者宋時刊版多舉其地之

首一字如建本杭本之類此蓋明州所刊本卽今甯波府也未題歲次丁亥梅隱書堂新刊不著年號考丁亥爲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是元初刊本矣其書不用反切而用直音頗染鄉塾陋習然所音俱根據經典釋文猶爲近古釋文一字數音者皆竝存之如金縢辟字下云孔音闢法也說文音必鄭音避大誥賁字下云音墳王讀爲賁卦之賁禮內則接以太牢接字下云鄭音捷王杜竝以爲接待祭法相近於坎壇坎字下云註作禳祈孔叢

子以爲祖迎祭義爛字下云徐廉反古音燭周禮太宰圃字下云布古反又音布牧字下云徐音目劉音茂頒字下云鄭音班徐音墳籛人茹字下云茹音卯又音柳遺人下云遺音位劉音遂乃與卷首序遺人音推異如此者不可枚舉固非後來坊本直音以意屬讀惟趨便捷者比也惟禮記敖不可長釋文敖依註五報反慢也王肅五高反遨遊也長竹丈反盧植馬融王肅竝直亡反此書云敖王音平則釋文所云王五高反也而於長字下又

註云長張上又平則又兼用鄭註竹丈反一句之內於鄭註半從半違遂使敖字長字音義兩不相應又周禮太宰旂貢下云旂音留燕游也今考鄭註旂讀如燕游之游此書既用鄭義則旂當作以周反其作良周反音留者乃春秋傳鞞厲游纓之游更自相矛盾又月令審端徑術下云術註作遂方曰徑道之小術道之末則如字是今考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水經注引學記術有序作遂有序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

五行志術竝作遂是古字術遂本通此書反信方氏之曲說殊爲未協又中庸壹戎衣下云書武成作如字者是註讀爲殷者無據今考古衣字作扃从反身殷字从此故讀殷爲扃音與衣同白虎通曰衣之爲言隱也所以隱身也則衣隱音近楚詞新浴必振衣與汶塵合韻則衣殷二字音通是書以爲無據亦爲失考然核其大致則多能決擇是非如於三禮雖多守方慤註然如祭法幽宗註讀如崇方慤宗作如字則兼存鄭義又書武成識字

下云陸無音漢翟圃疏引此作恭則補苴闕遺亦頗能有所考據又檀弓卜人師扶右下云卜讀為如字者非考鄭註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若卜人則於義無取此書不用釋文所載前儒之說最當又周禮醢人箝字下云音治又音殆今考釋文云又丈之反未知所出不知說文落水衣本作落从草治聲水衣之落既以治為聲則丈之反乃為箝之古音矣故落牆草名作澄之切可以相證是書用丈之切為本

音而以代為又音較之釋文以丈之切為無出考核尤精且釋文所載皆唐以前音而此書則兼取宋儒如於詩中庸論語孟子則多採朱子於易則兼採程朱於禮則多採方慤其他經引胡瑗司馬光音讀尤多與陸氏之書尤足相續在宋人經書音釋中最為妥善若九經前後失次則當為坊刻之誤既無關大旨固無庸深論矣

五經說七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元熊朋來撰朋來字與可南昌人登宋咸淳十年

進士仕元為福清縣判官事蹟具元史儒學傳朋來之學恪守宋人故易亦言先天後天河圖洛書書亦言洪範錯簡詩亦不主小序春秋亦不主三傳蓋當時老師宿儒相傳如是門戶所限弗敢尺寸踰也惠棟九經古義詆其論大學親民一條不知親新通用本馬鄭之解金縢為夏蟲之見又詆其論言乃謹一條不考史記魯世家所引無逸及裴駟集解所引鄭註論周禮樂師皋字與大祝皋字不考皋告皞三字相同乃謂鄭氏先後異讀均

為妄下雌黃蓋於古義古音亦多所出入然其書發明義理論頗醇正於禮經尤疏證明白在宋學之中亦可謂切實不支矣寸有所長固無妨錄備一家也

十一經問對五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何異孫撰不著時代考其第二卷中論孟子徹法助法稱大元官制承宋職田則當為元人第一卷中論論語暮春者稱王稼村先生於杭州府學講此一章稼村為王義山之號義山宋景定

中進士八元官江西儒學提舉異孫及見其講經則當在元初故論孟子恆心恆產一條謂老儒猶讀恆爲常避宋真宗諱今當讀胡登反是宋亡未久之證也所說凡論語孝經孟子大學中庸詩書周禮儀禮春秋三傳禮記十一經其敘次先後頗無倫理又以大學中庸各爲一經亦爲杜撰皆頗不可解其書皆仿朱子或問之體設爲問荅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大致用章句集註而小有異同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則以爲箕子曾居其地至今

禮義教化與中州同不可謂之爲陋

案鄭汝諧論語意原已先

有此說異孫蓋與之闡合

至於日至之時皆孰矣則以爲夏至

君子不亮惡乎執以惡字讀去聲皆不爲無理至於棗竹猗猗因毛傳綠木賊之說遂以切磋琢磨爲用此艸以治物父母惟其疾之憂謂孟武伯爲人多憂夫子寬以他事不必憂惟當憂父母之疾雍也可使南面謂孔子之言爲礙理人皆謂我毀明堂謂當時七國皆僭造明堂則未免橫生異說他若以汲冢紀年爲濫于髡所作謂孝經十八章

次序為唐元宗所定九鑿空無據矣其餘說詩多據鄭元譜說書多據蔡沈傳說三禮三傳多撮舉註疏然其間隨文生義觸類旁通用以資幼學之記誦亦不為無益其論趙岐注孟子曰六經論語孟子前後凡經幾手訓解宋儒不過集眾說以求一是之歸如說易便罵王弼講周禮便責鄭康成賈公彥解尚書便駁孔安國傷乎已甚畢竟漢儒亦有多少好處趙岐在夾柱中三年註一部孟子也合諒他勤苦云云九平心之論也

五經蠡測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蔣悌生撰悌生字叔仁福甯州人洪武初以明經官訓導是書乃其元季避兵藍田谷中所作嘉靖戊戌案原序不題年號但稱戊戌以序中一百六十餘年語推之知為嘉靖十七年浮梁閔文振纂修州志始得橐於其裔孫宗兩序而刻之前有洪武庚戌悌生自序凡易一卷書一卷詩三卷春秋一卷後有文振附記曰右五經詩說獨多易書次之春秋為少禮記亡闕今猶題曰五經蠡測仍其舊也云云今觀其書或載經文或但

標章句之目所說或大書或夾註體例絕不畫一蓋猶未成之草槁又尙書太甲篇首有曰詩書小序前已詳言之矣然以前絕未論詩書序則不但禮記散佚併尙書亦有佚脫也其說易多斟酌程傳本義之異同如解頤卦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謂大臣之求賢爲助如虎之求肉爲食穿鑿太甚如解龍戰于野謂坤象不得稱龍龍卽乾卦六爻之龍陰盛而與之戰嫌於无陽故稱龍以明陽未嘗无則立義特爲正大其說書於蔡沈集傳多所訂正

解盤庚疑有錯簡三章未免因王柏謬又加推廣至於高宗彤日謂果爲高宗之事則當稱王不當首稱廟號用鄒氏音釋之說以爲祖庚祀高宗亦不爲無見其說詩謂小序固有紕繆而朱子疾之太甚於諸篇同異務持兩家之平在元明之間可謂屹然獨立無依門傍戶之私至其以鳴鳩爲美周公乃豳風之詩錯簡入於曹風則又臆斷之餘習矣春秋僅說滕子來朝子同生夫人姜氏孫于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公及夫人會齊侯于

陽穀齊仲孫來六條

案孫於齊與會
禱合為一條

而仲孫一條

與陽穀一條年月又復顛倒其說不甚主胡傳然
既曰胡傳不合筆削之初意又曰聖人復生亦將
有取於胡氏之言又何必一一盡合於筆削之初
意則於胡傳亦尚在疑信間也大抵僻處窮山罕
窺古籍於考據引證非其所長而覃精研思則往
往有所心得名雖不及熊朋來書則實在朋來上
也

簡端錄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邵寶撰寶有左觴已著錄是編皆其讀書有得
卽題識簡端積久漸多其門人天台王宗元鈔合
成帙因以簡端為名凡易三卷書二卷春秋三卷
禮記一卷大學中庸合一卷論語孟子合一卷前
有寶自序又有雍正壬子華希閔重刊序稱格物
一義頓悟者方欲掃除一切先生則曰格物猶言
窮理也理卽物之所以為物也不曰窮理而曰物
者要之於其實也云云蓋時方趨向良知以為聖
人祕鑰儒者日就元虛寶所學獨篤實不支故其

言如此全書大旨不外於斯雖步步趨趨尙未爲沈酣經窟然馬鄭孔賈之學至明殆絕研思古義者二百七十年內稀若晨星迨其中葉狂禪瀾倒異說颺騰乃併宋儒義理之學亦失其本旨寶所剗記雖皆寥寥數言而大旨要歸於醇正亟錄存之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五經稽疑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睦㮮撰睦㮮有易學識遺已著錄據明史睦㮮傳稱其萬歷五年舉周藩宗正領宗學約宗生

以三六九日午前講易詩書午後講春秋禮記雖盛寒暑不輟所撰有五經稽疑六卷藝文志載睦㮮五經稽疑六卷外又載睦㮮春秋經傳辨疑四卷其春秋稽疑又有別行之本析爲四卷乃與明史所稱春秋經傳辨疑合考睦㮮自序稱少靡所好游心六經嘗作春秋稽疑餘未及爲也癸未四月

案明史稱睦㮮以萬歷五年舉宗正又三年卒則其卒當在萬歷八年癸未乃萬歷十一年與史文不合疑史誤也杜門謝客乃取四經時披閱焉或有疑者

參訂諸家而折衷之且述且作得若干卷云云據

其所言絕不及春秋經傳辨疑一字殆初註春秋四卷名以經傳辨疑先行於世後乃足成五經併爲一帙統改今名著錄家各據所見之本遂析而爲二耳明史睦樺傳但稱作五經稽疑六卷不及春秋經傳辨疑從其最後之定本也春秋乃其初稟蓋以全力爲之大旨取直書其事美惡自見之義其中如誤以邾儀父爲邾命卿蓋沿程端學之曲說不思及晉處父盟經自有例未免傷於武斷然如春正月不書王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

譚子不書名柯之盟不書日祭叔來聘不書使之類以爲傳寫脫誤非孔子有意筆削旁引曲證足破穿鑿附會之論又謂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二朝字當作奔鄭游速帥師滅許滅當作人又辨左氏以城小穀爲城穀之非公羊謂晦不書事之誤則精核者居多易書詩禮所說殊略易多誤採郭京之本書既以古文爲疑又以大禹謨皋陶謨篇首之語爲後人所加又用程子之說引文命允迪之文以駁放勳之非號亦頗涉矛盾詩多採

用小序亦乏新義禮則所辨後儒增益之詞頗為有見而未附以所定藩府禮制八條則互古說經無此體例矣以其考證古義尙時有可取亦併錄之鈔本不分卷帙今約其篇頁以四經各為一卷春秋為兩卷仍合於明史所載之卷數焉

經典稽疑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陳耀文撰耀文字晦伯確山人萬歷庚戌進士官至按察司副使此書取漢唐以來說經之異於宋儒者分條輯載上卷為四書下卷為易書詩春

秋禮記周禮先儒專門之學各有師承非同臆說耀文欲存諸經古訓但當採鄭王賈孔遺言不應雜以明人議論又如宰予晝寢但取七經小傳寢為內寢之說而不引資暇集所載梁武帝繪晝寢室一條竊比老彭但取經典釋文所引鄭云老老朋彭彭祖之說而不引禮記疏文選註所載鄭註老朋周之太史彭彭咸也一條乾元亨利貞但取子夏傳始通和正之說而不引義海撮要所載梁武帝義始為元遂為亨益為利不私為貞一條此

類頗多亦傷漏略又如周禮備載宋元諸儒攻駁之語則徒啓紛紜孟子備載筆談所紀王聖美因何却見梁惠王之言則更涉諧謔蓋耀文因當時帖括之士墨守方隅稍爲哀集異同以存古義而不必一一悉從其朔故所採亦未盡精純然嘉隆之間心學盛而經學衰耀文獨能遠討遐搜潛心訓詁亦可云空谷之足音矣

欽定繙譯五經五十八卷四書二十九卷

乾隆二十年初

欽定繙譯四書續繙譯易書詩三經續又繙譯春秋禮記二經至乾隆四十七年而聖賢典籍譯以

國書者燦然備焉案鄭樵通志七音略曰宣尼之書自中國而東則朝鮮西則涼夏南則交趾北則朔易皆吾故封也故封之外其書不通何瞿曇之書能入諸夏而宣尼之書不能至跋提河聲音之道有障礙耳其說良是然文字之聲音越數郡而或不同文字之義理則縱而引之千古上下無所異橫而推之四海內外無所異苟能宣其意旨通以

語言自有契若符節者又何聲音之能障礙乎哉
考隋書載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
可悉陵以其言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
孝經經籍志載其書作一卷是古人已有行之者
特其學其識均未窺六藝之闢奧故能譯者僅文
句淺顯之孝經而諸經則未之及耳我

國家肇興東土初作十二字頭貫一切音復

御定清文鑿聯字成語括一切義精微巧妙實小學家所
未有故六書之形聲訓詁皆可比類以通之而

列聖以來表章經學天下從風莫不研究微言講求古義
尤非前代之所及故先譯四書示初學之津梁至
於五經易則略象數之迹示其吉凶書則疏佶屈
之詞歸於顯易詩則曲摹其咏嘆而句外之寄託
可想春秋則細核其異同而一字之勸懲畢見禮
記則名物度數考訂必詳精理名言推求必當尤
足破講家之聚訟蓋先儒之詁經多株守其文故
拘泥而鮮通此編之詁經則疏通其意故明白而
無誤不立箋傳之名不用註疏之體而唇吻輕重

之間自然契刪述之微旨厥有由矣學者守是一編或因經義以通

國書而同文之

聖化被於四方或因

國書以通經義而明道之遺編彰於萬世其有裨於文教均為至大雖堯帝之文章尼山之刪定又何以加於茲哉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一百九十九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原本題西條掌書記山井鼎撰東都講官物觀校

勘詳其序文蓋鼎先為考文而觀補其遺也二人皆不知何許人驗其版式紙色蓋日本國所刊凡為易十卷書二十卷附古文考一卷詩二十卷左傳六十卷禮記六十三卷論語十卷孝經一卷孟子十四卷別孟子於七經之外者考日本自唐始通中國殆猶用唐制歟前有凡例稱其國足利學有宋版五經正義一通又有古本周易三通略例一通毛詩二通皇侃論語義疏一通古文孝經一通孟子一通又有足利本禮記一通周易論語孟子各一通又有正德

嘉靖萬歷崇禎十三經註疏本崇禎本卽汲古閣本也其例首經次註次疏次釋文專以汲古閣本爲主而以諸本考其異同凡有五目曰考異曰補闕曰補脫曰謹案曰存舊按所稱古本爲唐以前博士所傳足利本乃其國足利學印行活字版今皆無可考信書中所稱宋版五經正義今以毛居正六經正誤及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引宋本參校如尙書益稷篇註粉若粟米六經正誤引紹興本作粟米監本作粟水興國軍本作粟米今汲古閣本

作粟米而此書不引粟水粟米二條毛詩鴟鴞章子尾脩脩經傳沿革例引監本蜀本越本作脩脩今汲古閣作脩脩而此書不引脩脩一條生民章箋訐謂張口嗚呼經傳沿革例引余仁仲本嗚作嗚今汲古閣本作嗚而是書不引嗚字一條春秋左氏傳隱四年老夫耄矣六經正誤引潭本耄作耄今汲古閣本作耄而此書不引耄字一條襄三十一年天厲不戒六經正誤引臨川本天作天今汲古閣本作天而此書不引天字一條禮記曲禮

二名不偏諱經傳沿革例引蜀大字本與國本偏作編今汲古閣本作偏而此書不引編字一條悉與毛岳兩家所稱宋本不符不知所據宋本定出誰氏然如周易小過九四註不爲責主此書引宋版責作貴與六經正誤所引善本合又春秋傳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此書引宋永懷堂本級作偃與六經正誤所引興國本合昭二十四年註不佞獻王此書引宋版王作玉與六經正誤所引臨川本合僖三十一年註濟水滎陽東過魯

之西此書引宋永懷堂本滎作熒與經傳沿革例所據之善本合僖二十三年懷其安實敗名此書引宋永懷堂本其作與與經傳沿革例所引監本蜀本及諸善本合禮記曾子問註則卒哭而致事此書引宋版則作周喪服小記殤無變文不編此書謂編乃緝字之誤皆與經傳沿革例所引興國本合考經傳沿革例所載宋版二十一種多不附釋文其附釋文者獨有建本及蜀中大字本此書載宋版毛詩左傳獨附釋文則或爲建本及蜀中

大字本歟又鼎稱足利本乃統括古本而所引古本如尙書舜典註云使各陳進治理之言古理作禮而六經正誤所引監本亦云理作禮則知古本非無稽也至所正釋文錯誤多稱元文不知元文爲何本今以通志堂所刊考之一一皆合蓋徐本未出以前其書已傳入彼國矣歐陽修作日本刀歌曰徐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尙存今考此書所列尙書與中國之本無異又明豐坊偽造諸經皆稱海外之本今考此書與坊本亦無一同是

亦足釋千古之疑也

九經誤字一卷

內府藏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是書以明國子監所刊諸經字多譌脫而坊刻之誤又甚於監本乃考石經及諸舊刻作爲此書其中所摘監本坊本之誤諸經尙不過一二字惟儀禮脫誤比諸經尤甚如士昏禮視諸衿鞶下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十四字鄉射禮各以其物獲下脫士鹿中翽旌以獲七字燕禮享于門

外東方下脫其牲狗也四字特牲饋食禮長皆答拜下脫舉解者祭卒解拜長皆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振之三下脫以授尸坐取簞與七字其一兩字之脫尚有二十處皆賴炎武此書校明今本得以補正則於典籍不為無功矣惟所引石經子朝奔郊四字字體與唐不類考左傳昭公二十二年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註云京楚子朝所在又昭公二十三年王子朝八于尹註云自京入尹氏之邑則子朝無奔郊之事此四字為王堯惠等妄加明矣炎武

亦復採之未免泥古之過然不以一眚掩也

經問十八卷經問補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說經之詞其門人錄之成編皆一問一答故題曰經問其後三卷則其子遠宗所補錄也其中如論褚師聲子不解鞮論肅容肅揖肅拜三者之分論婦人不稱斂衽論稽首頓首之譏屈論杜預註丘甲之非論儀禮出二戴禮記不出二戴論甘盤不遜於荒野論姓分為氏氏分為族論以字為氏不必定用王父論兄弟不相為後破汪琬

以弟後兄之說以史記諸侯年表正趙世家記屠岸賈之譌謂衛宣公無烝夷姜事謂孟子記齊楚伐宋時宋猶未滅滕謂春秋桓公多闕文論公行子有子之喪論微子微仲論鄭康成誤註勦說爲雷同論孔子非攝相論孔子適周非昭公二十四年論畏厭溺論魯鼓薛鼓非無詞論媒氏禁遷葬嫁殤論子文三仕三已論束牲載書皆證佐分明可稱精核至其中所排斥者如錢丙蔡氏之類多隱其名而指名而攻者惟顧炎武閻若璩胡渭三

人以三人皆博學重望足以攻擊而餘子則不足齒錄其傲睨可云已甚李塉序目稱仁和汪祭酒嘗荅人書謂西河說經終不見有紉理似乎鄭康成杜預孔穎達賈公彥輩皆有贏有紉而西河隨問隨荅無是焉其推挹甚至而其以辨才求勝務取給一時不肖平心以度理亦於是見之可謂皮裏陽秋矣然以馬鄭之淹通濟以蘇張之口舌實足使老師宿儒變色失步固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吳浩撰浩字養齋華亭人是書取諸經箋註標其疑義考訂之力頗勤如季本讀禮疑圖以萬人為一軍浩襲其說於詩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不主鄭箋舉成數之解而引司馬法文以一乘總三十人定千乘當三萬人而疑賈疏附會此法為畿內之制今考大司馬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天子諸侯同制小司徒疏謂司馬法

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至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乃天子畿內采地法又司馬法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乃是畿外邦國法此周之定制也齊語管子制國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五鄉為師故萬人為軍韋昭註萬人為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此春秋列國之變制也僖公之頌正當齊桓之時或其時即

用齊法亦未可知浩據以疑周禮則非也浩又於儀禮聘禮引崔靈恩之說謂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諸侯雖正卿猶不敢稱大史記謂魯以孔子爲大司寇若然豈魯有六卿如天子耶宋二王之後故有大司馬楚之有大司馬也因僭稱王耳今考管子王言篇甯戚藝粟盡地利立爲大司徒王子城父爲大司馬則春秋時諸侯正卿明稱大而稱大司馬者又不止宋楚矣又左氏傳曰向爲人爲大司寇則宋稱大者又

不特司馬矣魯司寇爲司空兼官本非正卿或止得稱司寇而概謂諸侯正卿皆不得稱大則亦弗之考也又周禮乃立春官宗伯鄭註引夏父弗忌爲宗人浩謂春秋內外傳俱作我爲宗伯宗人雖亦掌禮之官但位卑權輕焉能擅爲逆祀今考宗人之名通於上下左傳哀公二十四年使宗人覺夏獻其立夫人之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爲宗司尊之曰宗司是非卑位矣又文王世子公族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註

宗人掌禮及宗廟與鄭氏周禮大宗伯註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合又大戴禮諸侯遷廟齊祝宗人及從者皆齊宗人擯與周禮大宗伯職掌王之賓相合鄭註宗伯爲宗人蓋卽據此此天子諸侯之宗人也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韋昭註宗宗人晉語范文子謂其宗祝韋昭註亦曰宗宗人此卿大夫之宗人也浩以宗人爲位卑權輕是以卿大夫之宗人與天子諸侯之宗人合爲一也考核頗疏其他如釋左傳得祏於橐中

謂大夫士亦有主與蔡謨之說合而引說文大夫以石爲主則出前儒所引之外釋爾雅昏強也謂昏當作昏書不昏作勞昏音閔與啓同強也又爾雅夏曰復胙郭註未見所出浩引穀梁楊疏云復胙者復前日之禮有司徹賈疏云復胙者復昨日之胙祭則均可補郭註其說亦頗有可採者蓋於註疏之學雖未能貫通融會而研究者證具有根柢視剽剗語錄枵腹談經徒以大言臆斷者則勝之遠矣

九經古義十六卷

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國朝惠棟撰棟有周易述已著錄是編所解凡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論語十經其左傳六卷後更名曰補註刊版別行故惟存其九曰古義者漢儒專門訓詁之學得以考見於今者也古者漆書竹簡傳寫爲艱師弟相傳多由口授往往同音異字輾轉多岐又六體孳生形聲漸備毫釐辨別後世乃詳古人字數無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襲遂開通用一門談經者不考其源每

以近代之形聲究古書之義旨穿鑿附會多起於斯故士生唐宋以後而操管摛文動作奇字則生今反古是曰亂常至於讀古人之書則當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義理可以漸求棟作是書皆蒐採舊文互相參證其中愛博嗜奇不能割愛者如易之需卦據歸藏作滫於象傳飲食之義固符於爻詞需泥需沙則義不相協書之曰若稽古用鄭康成之義實則訓古爲天經典更無佐證儀禮士昏禮之皇舅某子申註疏張子李子之義駁

顧炎武之說實則春秋傳所謂男女辨姓乃指婚姻不指稱號禮記檀弓之子夏喪明漢冀州從事郭君碑作喪名實係假借之字乃引爾雅目上爲名謂名爲目珠寶則目珠不在眉目之間公羊隱十一年傳蔡邕石經以弒爲試引白虎通證之已屬附會又引荀子議兵篇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
用句爲證實則此試字又別一意蔡邕所書義不緣此成二年傳是土齊也自以何休註文爲正解而引周禮司馬法解土爲杜實則盡東其畝原非

杜塞鄰國之交通論語之詠而歸據鄭康成王充之說以歸爲饋實則風雩無饋祭之理如斯之類皆不免曲徇古人失之拘執又如據周禮牛人謂任器字出於經文不出子史駁宋祁筆記之誤則體同說部與經訓無關引荀子墨子證學記之撞鐘引荀子證秦穆公之能變引墨子證許止不嘗藥引楊方五經鉤沈證論語生知亦皆牽引旁文無關訓詁未免爲例不純然自此數條以外大抵元元本本精核者多較王應麟詩攷鄭氏易註諸

書有其過之無不及也

經稗六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鄭方坤撰方坤字則厚號荔鄉建安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兗州府知府是編雜採前人說經之文凡易書詩春秋各一卷三禮共一卷四書共一卷以多摭諸說部之中故名曰稗言猶正史之外別有稗官耳漢代傳經專門授受自師承以外罕有旁徵故治此經者不通諸別經卽一經之中此師之訓故亦不通諸別師之訓故專而不雜故得

精通自鄭元淹貫六藝參互鉤稽旁及緯書亦多採摭言考證之學者自是始宋代諸儒惟朱子窮究典籍其餘研求經義者大抵斷之以理不甚觀書故其時博學之徒多從而探索舊文網羅遺佚舉古義以補其闕於是漢儒考證之學遂散見雜家筆記之內宋洪邁王應麟諸人明楊慎焦竑諸人

國朝顧炎武閻若璩諸人其尤著者也夫窮經之要在於講明大義得立教之精意原不以搜求奇祕

為長然有時名物訓詁之不明事迹時地之不考
遂有憑臆空談乖聖人之本旨者諸人於漢學放
失之餘摭摭而存一綫亦未始非餽羊之遺也顧
諸家無談經之專書篇帙紛繁頗難尋檢方坤能
薈粹眾說部居州分於考核之功深為有裨特錄
存之亦朱子註中庸不廢沈括夢溪筆談之意也
十三經註疏正字八十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沈廷芳撰廷芳字椒園仁和人乾隆丙辰
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山東按察使是編

校正十三經註疏以監本重修監本陸氏閩本毛
氏汲古閣本參互考證而音義釋文則以徐氏通
志堂本為準凡周易三卷尚書五卷詩十四卷周禮
十卷儀禮十一卷禮記十五卷左傳十卷公羊傳
四卷穀梁傳二卷孝經一卷論語二卷孟子一卷
爾雅三卷考諸經正義宋端拱咸平景德遞有校
正而版本久湮明以來公私刊版亦有據宋本刊
正者而所校往往不同廷芳是書每條標其本句
而疏其譌誤於下其據某本改者竝顯出之有未

定者則以疑存之或有據某人說者亦綴附焉於形聲六體尤所究詳然籀改而篆篆改而八分而隸書偏旁點畫或因或革不能限以許慎之所述又經師口授各據專門春秋則三傳異文詩則四家殊字而假借通用又復錯出於其閒故曰若越若書自不同桑甚桑椹詩亦各體此一經自不相同者也周禮之簠不可通乎周易之筮儀禮之庶不可通於禮記之廟此諸經各不相謀者也鄭康成之屢稱舊書陸德明之多引別本更不論矣故

是書所舉或漏或拘尙未能毫髮無憾至於參稽衆本考驗六書訂刊版之舛譌祛經生之疑似註疏有功於聖經此書更有功於註疏較諸訓詁未明而自謂能窮理義者固有虛談實際之分矣

朱子五經語類八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程川編川字廊渠號春曇錢塘人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是書成於雍正乙巳乃川肄業敷文書院時所刊取朱子語錄之說五經者州分部居各以類從以便參考凡易四十卷書九卷詩七卷

春秋三卷禮二十一卷昔朱子之孫鑑嘗緝文公
易說二十三卷又緝詩傳遺說六卷

國朝李光地又有朱子禮纂五卷而書與春秋卒無
專書特諸家援引遺文據以折衷衆說而已且其
閒各以意爲去取不能盡睹其全又不著爲某氏
某年所錄亦無以考其異同先後之由黎靖德所
編語錄雖蒼粹無遺然不及一一詮次亦粹不得
其端緒川此編於每經皆以總論居前論舊說得
失者次之其餘則以經文爲序竝各著某人所錄

於下且註其年月及朱子是時年若干歲於首條
條分縷析至爲明白雖其閒記錄或失其真前後
偶異其說者未爲一一辨明然比類而觀互相勘
校其得失亦粲然具見矣三禮之末綴以大戴禮
記似乎不倫考是書歷代史志皆著錄於禮類史
繩祖學齋佔畢稱宋時嘗併大戴記於十三經末
稱十四經雖繩祖不詳事在何朝然諒非誣說且
其文與三禮多相出入可以爲參考之資附錄於
末亦不得以泛濫爲疑矣

羣經補義五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取易
書詩春秋儀禮禮記中庸論語孟子九經隨筆詮
釋末附雜說多能補註疏所未及惟有過矯鄭義
者如禮記補義云主常在室朝事雖延尸出戶而
主不動故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堂上有尸無主
也大司樂職云尸出入則令奏肆夏而司巫無奉
主出入之文也今考郊特牲註曰朝事延尸于戶
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腍管燎于爐炭洗肝于

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于主主人
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孰乃
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
康成此註雖不見於經傳必有根據今永謂坐尸
于堂則堂上無主不知下文云直祭祝于主謂薦
孰時也經亦但云祝于主不云祝于尸豈亦得謂
薦孰時尸不在室乎蓋言室則統有主言主則統
有尸經以互文見義蓋以見尸主之不相離也况
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註謂出入廟中如第據出

入廟中則曾子問曰主出廟入廟必蹕此不得以司巫不言主出入而遂不信曾子問也公羊傳曰禘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周旅酬六尸則毀廟有主而無尸若朝踐之節但有尸在堂而主皆在室則毀廟之主不得與於朝踐之禮矣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主所以識世系也尸之所在以主辨其昭穆故尸與主不相離白虎通曰主所以依神也淮南子曰神之所依者尸也若主在室而尸在堂則朝踐之

節神一依于在堂之尸又一依乎在室之主散而無統非所以明精專也論語補義又謂魯禘行於秋嘗之時周正之秋實是夏月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禘周公于明堂也今考閔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宣八年夏六月有事于太廟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宮定八年冬禘于僖公據此則魯之禘祭四時皆舉不得拘以嘗月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明堂雜記孟獻子曰正月

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
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稱七月日至乃夏至建午
之月則六月實建巳之月於周正爲夏不爲秋也
永旣據明堂位六月爲禘月而以六月爲周正之
秋則是以六月爲建未之月矣同一魯也記者於
正月七月稱日至則用周正而于六月則又用夏
正恐無是理永又引祭統內祭則大嘗禘書禘于
嘗下明大禘在嘗月不知禘在嘗下不過錯舉之
詞猶之傳曰烝嘗禘於廟嘗在烝前而錯舉之則

曰烝嘗也然則經文嘗在禘上原不謂禘在嘗月
也永又引魯頌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駢剛爲
禘在嘗月之證不知毛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禘秋
禘則不嘗惟天子兼之鄭箋曰秋嘗祭于夏則養
牲是毛鄭皆不以此節爲禘祭也今據魯頌爲禘
嘗同月尤爲未允然其他條則多典確不磨若尙
書補義以西海爲青海謂西海郡雖始立於王莽
而山海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則西海之名甚
古竝不始于莽也春秋補義謂兄終弟及宗廟昭

穆之世天子諸侯不得過四親而昭穆之廟不必
限以四竝斥萬斯大所據明堂五室之說又謂春
秋之世兵農已分引管子制國二十一鄉工商之
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高子各帥五鄉是
在當時齊之三軍悉出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鄙
之農不與論語補義謂先儒以麻冕用三十升布
八十縷為升三十升則二千四百縷布一尺二寸
容一千二百縷朱子已謂其極細如今之細絹豈
更可倍為二千四百縷然則麻冕亦不過十五升

辨析尤為精核其他於禹貢之輿地春秋之朔閏
皆考證賅洽於經文註義均有發明固非空談者
所及亦非摭拾為博者所及也

經咫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陳祖范撰祖范字亦韓亦字見復常熟人雍正
癸卯會試中式舉人未及

殿試乾隆辛未薦舉經學

特賜國子監司業銜是書皆其說經之文名經咫者用
國語晉文公咫聞語也祖范膺薦時曾錄呈

御覽此其門人歸宣光等所刊凡易七條書十二條詩七條春秋十三條禮六條論語十三條中庸二條孟子十條而以雜文之有關禮義者八篇列於禮後其論書不取梅頤論詩不廢小序論春秋不取義例論禮不以古制違人情皆通達之論原序稱文不離乎六經四書說不參乎支離怪僻視蕭山毛奇齡之專攻前人同一說經而純駁顯然今觀其書如駁公羊傳弟爲兄後之說而取其母以子貴之文駁婚禮不告廟之非論語無所取材主鄭

康成杼材之說謂甯武子不及仕衛文公謂瓜祭非必祭及政逮大夫四世之類取奇齡說者不一而足惟古文尙書顯然立異耳祖范學問篤實必非剽取人書者或奇齡之書盛氣叫囂肆行誹詆爲祖范所不欲觀故不知先有是說偶然閤合耶然如奇齡經說以諸賢配享爲多事而謂學宮祀文昌魁星爲有理則祖范終無是也

九經辨字瀆蒙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沈炳震撰炳震歸安人是書校正九經文字第

一卷爲經典重文如翩翩坎坎之類第二卷爲經
無重文如禡字積字之類第三卷爲經典傳譌如
文言傳重剛而不中重字本義疑衍象傳履霜堅
冰魏志作初六履霜之類第四卷第五卷爲經典
傳異以註疏本列於上以石經不同者列於下其
諸書援引異文亦併附著第六卷爲經典通借如
君子以順德順王肅本作慎磐桓利居貞磐釋文
一本作盤之類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爲先儒異
讀如易大人造也造劉歆引作聚君子體仁仁董

遇本作信之類第十卷爲同音易義如象本訓豕
走而易之象則訓爲斷毒本訓害而王弼註師卦
毒天下訓爲役之類然其音不改第十一卷爲易
音易義如元亨之亨在王用亨于岐山則讀饗乾
坤之乾在噬嗑乾肺則讀干之類併其音而改之
矣併附以異字同義如易之鼯鼠卽詩之碩鼠易
之鼯鼠卽書之杌隍之類第十二卷則註解傳述
人也其排比鉤稽頗爲細密可以因文字之異同
究訓詁之得失於經學頗爲有裨惟末卷註解傳

述人全錄陸德明釋文所載無所考證苟盈篇帙殊無可取駢拇枝指姑置而不論可矣

古經解鈎沈三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余蕭客撰蕭客字仲林長洲人是編採錄唐以前諸儒訓詁首為敘錄一卷次周易一卷尚書三卷毛詩二卷周禮一卷儀禮二卷禮記四卷左傳七卷公羊傳一卷穀梁傳一卷孝經一卷論語一卷孟子二卷爾雅三卷共三十卷而敘錄周易左傳均各分一子卷實三十三卷也自宋學大行唐

以前訓詁之傳率遭掇擊其書亦日就散亡浴及明人說經者遂憑臆空談或蕩軼於規矩之外

國朝儒術昌明士敦實學復仰逢我

皇上稽古右文

詔校刊十三經註疏

頒行天下風教觀摩凡著述之家爭奮發而求及於古蕭客是書其一也其敘錄備述先儒名氏爵里及所著義訓其書尚存者不載或名存而其說不傳者亦不載餘則自諸家經解所引旁及史傳類書

凡唐以前之舊說有片語單詞可考者悉著其目雖有人名而無書名有書名而無人名者亦皆登載又以傳從經鉤稽排比一一各著其所出之書竝仿資暇集龍龕手鏡之例兼著其書之卷第以示有徵又經文同異皆以北宋精本參校正前明監版之譌闕自序謂創始於己卯成彙於壬午晝夜手錄幾於左目青盲而後成帙其用力亦可謂勤矣至梁皇侃論語義疏日本尚有全帙又唐史徵周易口訣義今永樂大典尙存遺說是書列皇氏

書於佚亡而史氏書亦未採蓋海外之本是時尚未至中國而天祿之珍度藏清祕非下里寒儒力所能睹也然經生耳目之所及者則捃摭亦可謂備矣

附錄

古微書三十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孫穀編穀字子雙華容人考劉向七略不著緯書然民間私相傳習則自秦以來有之非惟盧生所上見史記秦本紀卽呂不韋十二月紀稱某令

失則某災至伏生洪範五行傳稱某事失則某徵見皆讖緯之說也漢書儒林傳稱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尤其明證荀爽謂起自哀平據其盛行之日言之耳隋志著錄八十一篇燔燒之後湮滅者多至今僅有傳本者朱彝尊經義考稱易乾鑿度乾坤鑿度禮含文嘉猶存顧炎武日知錄又稱見孝經援神契然含文嘉乃宋張師禹所撰非其舊文援神契則自宋以來不著於錄殆炎武一時筆誤實無此書則傳於世者僅乾鑿度乾坤鑿

度二書耳

皇上光宗文治四庫宏開二酉祕藏罔弗津逮又於永樂大典之中搜得易緯稽覽圖通卦驗坤靈圖是類謀辨終備乾元序制記六書爲數百年通儒所未見其餘則仍不可稽蓋遺編殘闕十不存其一矣穀嘗雜採舊文分爲四部總謂之微書一曰焚微輯秦以前逸書一曰錢微輯漢晉閒箋疏一曰闕微徵皇古七十二代之文一曰刪微卽此書今三書皆不傳惟此編在遂獨被微書之名實其中

之一種也所採凡尙書十一種春秋十六種易八種禮三種樂三種詩三種論語四種孝經九種河圖十種洛書五種以今所得完本校之穀不過粗存梗概又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去隋未遠所引諸緯如河圖聖洽符孝經雌雄圖之類多者百餘條少者數十條穀亦未睹其書故多所遺漏又摘伏勝尙書大傳中洪範五行傳一篇指爲神禹所作九屬杜撰然其採摭編綴使學者生於千百年後猶見東京以上之遺文以資考證其功亦不可

沒經義考悉緯一門所引據出穀書者十之八九則用力亦可謂勤矣緯與經名雖相輔實各自爲書卦氣之說孟喜始據以詁易何休鄭元援引尤多宋歐陽修乞校正五經劄子欲於註疏中全削其文而說不果用魏了翁作九經正義始盡削除此實說經家謹嚴之旨與孫復說春秋而廢傳鄭樵說詩而廢序深文巧詆務排漢學者不同然義理則當尊正軌考證則不廢旁稽如鄭元註禮五天帝具有姓名此與道家符籙何異宋儒闢之是也

至於蔡沈書集傳所稱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實洛書甄耀度尙書考靈耀之文黑道二
去黃道北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西青
道二去黃道東實河圖帝覽嬉之文朱子註楚詞
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
川孔穴相通實河圖括地象之文三足烏陽精也
實春秋元命包之文案此四條皆朱彝尊經義考之說以至七日
來復自王弼以來承用六日七分之說朱子作易
本義亦弗能易實易稽覽圖之文洛書四十五點

邵子以來傳為祕鑰其法出於太乙九宮實易乾
鑿度之文是宋儒亦未能盡廢之然則穀輯此編
於經義亦不無所裨未可盡斥為好異故今仍附
著五經總義之末焉

右五經總義類三十一部六百七十五卷附錄一部
三十六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漢儒五經之學惟易先變且盡變惟書與
禮不變詩與春秋則屢變而不能盡變蓋易
包萬彙隨舉一義皆有說可通數惟人所推

象惟人所取理惟人所說故一變再變而不已書紀政事禮具器數具有實徵非空談所能眩亂故雖欲變之而不能詩則其美其刺可以意解其名物訓詁則不可意解也春秋則其衷其貶可以詞奪其事迹始末則不可以詞奪也故二經雖屢變而不盡變劉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詞徵實而難巧此雖論文可例之於說經矣今所甄錄徵實者多不欲以浮談無根啓天下之捷徑也蓋自土柏諸

人以下逞小辨而汨聖經者其覆轍可一一數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三

漢軍樊 封初校
順德馮佐勛覆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四

經部三十四

五經總義類存目

五經圖六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雍正癸卯襄城常定遠得明章達原本重刻達序稱是本得自盧侍御盧又得之信州鉛山為鵞湖石刻本考明盧謙字默存廬江人萬歷甲辰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參政初官永豐縣知縣時得信州學五經圖石本廬江縣知縣章

達為刻之其始末見李維楨序及謙孫雲英重編五經圖中此本稱章達刊當即謙所傳信州石本也前有萬邦榮序稱是書與信州石本對校前後參錯多所不同蓋又有所竄亂矣且原書兼圖周禮是以名為六經此本仍存周禮諸圖而改題曰五經名實亦相舛迕又每經縮為八頁而諸圖雜列其間大圖之餘隙即填小圖補之尤毫無體例矣

羣經辨疑錄三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周洪謨撰洪謨字堯弼長甯人正統乙丑進士

官至禮部尙書諡文安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蓋其官祭酒時與諸生講論之語凡辨正四書五經訓釋與經旨違誤者百有四條又發明先儒言外之旨者百有九條自序稱甯為朱子忠臣無為朱子佞臣成化十五年嘗疏進於朝併請敕修諸經憲宗以大全諸書久為學者所誦習不允所請觀此書頗可得其用意所在然其說以三光五行為七政則不及古傳日月五星之確其辨周書八誥及蘇軾之說以為思殷叛周者皆紂所比昵之罪

人則於當時情事未合仍不及蘇傳之允當至謂社稷之神龍柱農棄以前仍當有所謂稷者其言雖似有理然亦無所依據至下卷則多屬空言益無所取矣

石渠意見四卷拾遺二卷補闕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恕撰恕有玩易意見已著錄考明史恕本傳其初致仕在成化二十二年孝宗立復召用後與邱濬不合求去以宏治六年閏五月復致仕自是家居凡十五年此本首篇自題云己未季秋據七

卿表當在宏治十二年則是書作於再致仕時故自序稱作意見時八十四作拾遺時八十六作補闕時八十八可謂耄而好學矣其書大意以五經四書傳註列在學官者於理或有未安故以己意詮解而筆記之間有發明可取者而語無考證純以臆測武斷之處尤多如謂左傳為子貢等所作之類殊游談無根也

五經心義

無卷數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崇慶撰崇慶有周易議卦已著錄此本又合

所著書經說略詩經衍義春秋斷義禮記約蒙與
議卦共為一編唯周易無序餘皆有自序大抵皆

剽掇舊文罕所心得

十三經解詁五十六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陳深撰深有周禮訓雋已著錄是編凡易三卷
書三卷詩四卷周禮六卷儀禮四卷禮記十卷左
傳十四卷公羊傳三卷穀梁傳二卷論語一卷孝
經一卷爾雅三卷孟子二卷其易惟取程傳及本
義各標其名書惟取孔傳蔡傳不復分別詩取小

序及朱子集傳亦兼採子貢詩傳周禮分序官於
各職之前使長屬相統用王應電本稱曰古本禮
記增八夏小正一篇置曾子問前左傳主夏正之
說謂用周正為誣論語孝經孟子俱無註惟孟子
加以評點用世所稱蘇洵本餘亦皆鈔錄舊註無
所發明

說經劄記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蔡汝楠撰汝楠字子木號白石德清人嘉靖壬
辰進士官至南京工部侍郎明史文苑傳附見高

叔嗣傳中是編說易說書說詩說春秋說禮記說
論語說學庸說孟子各為一卷末附太極問答數
則史稱汝楠以憂歸聚諸生石鼓書院講求經義
此書即是時作也汝楠少嘗從湛若水游晚更友
鄒守益羅洪先其學皆本於良知欲以治經為治
心之功故所說多如語錄罕博考之功云

五經異文十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鉤解已著錄是編考訂
五經文字異同大抵以許慎說文陸德明經典釋

文為主而摭摭雜說附益之所援據頗為寒窘如
易本義坤初爻小象順當作慎詩集傳景古影字
之類亦縷載之又如宋本恒之作恒避真宗諱猶
貞之作貞避仁宗諱慎之作春避孝宗諱而於恒
卦註曰恒釋文作恒殊為失考至離雍一字而於
書於變時雍註路史作時離眉眉一字而於以介
眉壽註呂氏讀詩記眉作眉益可以不必矣

五經繹十五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鄧元錫撰元錫有三禮編繹已著錄是書凡易

五卷書二卷詩三卷三禮四卷春秋一卷元錫先有三禮編釋二十卷別行故此編惟摘錄其中自作發明之語而刪其經文及註書詩春秋亦不載經文惟存篇目其所詮釋多屬空談易則雖載經文而頗更其次第如乾卦乾元亨利貞句下繼以大哉乾元至萬國咸甯五十七字又繼以元者善之長也至故曰乾元亨利貞六十四字又繼以乾元者至天下平也五十七字又繼以天行健十字乃繼以六爻及小象小象以後復繼以文言初九曰以下之文皆元錫以意

更定其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則全刪傳文而自撰天圖原等三卷以代之其憑臆杜撰亦略與三禮編釋等也

經書音釋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馮保撰保字永亭號雙林深州人嘉靖中秉筆司禮太監隆慶及萬歷之初最用事事蹟具明史宦官傳是編摭拾經典釋文說文廣韻諸書參以己意如解論語過則勿憚改憚字曰難也畏也則已詳於朱註解宓不齊宓字曰三國時秦宓人名則更與音釋無關至其鈔襲舛誤更不可枚舉未

有隆慶辛未保自跋其私印曰內翰之章尤可怪
笑史稱保善琴能書是編當即所自撰意當時士
大夫憚其權勢必有從而譽之者故竟至於災梨
其人其書本均不足存以趙高爰歷六篇漢志著
錄姑存其目亦以見明代貂璫之橫至儼然以詞
臣自居而無一人議之足為萬世之炯戒也

孫月峯評經十六卷

江蘇周厚
堦家藏本

明孫鑛撰鑛字文融月峯其號也萬歷甲戌進士
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是編詩經四卷書經六卷禮

記六卷每經皆加圈點評語禮記卷前載其所評
書目自經史以及詩集凡四十三種而此止三種
非其全書然詩經前有慈谿馮元仲序稱其舉詩
書禮鼎足高峙蓋元仲所別刻者以三經自為一
類也經本不可以文論蘇洵評孟子本屬偽書謝
枋得批點檀弓亦非古義鑛乃竟用評閱時文之
式一一標舉其字句之法詞意纖仄鍾譚流派此
已兆其先聲矣今以其無門目可歸姑附之五經
總義類焉

七經圖七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吳繼仕編繼仕字公信徽州人案宋館閣書目載六經圖六卷楊甲撰毛邦翰增補之為圖三百有九又宋史藝文志有葉仲堪六經圖七卷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仲堪即以邦翰舊本增損改定是書刊於萬歷己卯前有繼仕自序云得舊本摹校舊圖三百有九今加校正為三百二十有一又增儀禮圖二百二十有七共為圖五百四十有八所謂舊本即毛邦翰之書所謂儀禮圖亦即楊復之

書均非繼仕所自撰也

九經考異十二卷附九經逸語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周應賓撰應賓鄞縣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是編考證九經之異文九經者以五經四書合而為九非古所謂九經又以四書居五經前益非古矣其書以陳士元五經異文為藍本稍拓充之而舛漏彌甚如書浮于江沱潛漢下云陸一作潛于漢今釋文竝無此文又如詩有滄萋萋知引韓詩作有弇而不引呂氏春秋之有唵興兩祁

邢知引韓詩之興雲而不知呂氏春秋亦作興雲如斯之類尤失之目睫之前也

談經九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此書一名經解緒言敬所著九經解凡一百六十五卷一百六十七萬餘言此則提其大要別為九卷總題曰山草堂集蓋後來編入集中也凡易七十條書三十條詩五十四條春秋五十六條禮記十三條儀禮二十條周禮四十二條論語二十六條孟子三十二

條敬天資高朗論多創闢而臆斷者亦復不少其詳皆具經解中此亦可見所學之大概也

六經三註粹鈔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許順義撰順義字如齋晉江人是書前後無序跋不知何時所作驗其版式蓋萬歷以後之坊本其書以易詩書春秋禮記周禮為六經名既杜撰又經文多所刪節其註亦割裂餽釘所謂三註者亦不知三家為誰殆書賈射利所刊也

五經纂註五卷

江蘇周厚堦家藏本

舊本題竟陵鍾惺纂註有惺自序而書前又有舒文鼎所為凡例云今本朱蔡陳胡之統訓一就伯敬先生為取衷則其書非惺所為矣其書皆刪節經文易則一卦內刪數爻詩則一篇中刪數章書則一篇中刪數段春秋禮記刪節尤甚惺似不謬陋至此或亦書賈所託名歟

峯陽草堂說書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鄭鄮撰鄮號峯陽武進人天啟壬戌進士改庶吉士崇禎中為溫體仁所構誣以杖母不孝磔於

市是編首為中庸說一卷次大學意一卷以中庸冠大學前者其說謂中庸以明德終大學以明德始大學實繼中庸而作也論語詠一仿宋張九成之例以絕句代箋疏次孟子略述隨意標舉而說之故曰略焉四書皆崇禎十二年詔獄中作以授其子珏者次詩書論世三卷則雜論詩書二經大抵皆明末狂禪提唱心學無當於聖賢之本旨

拙存堂經質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冒起宗撰起宗字宗起如臯人崇禎戊辰進士

官至湖廣布政使參議是書凡九十六篇分條考辨其中頗有典核之處如辨書七政皆右旋蔡傳未爲實測詩小序與經傳多相符申公詩說不合於魯詩者凡數端國風非徒詩程大昌詩議頗誤引方言東齊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證詩杼柚其空引史記國語證趙朔生年其他考書與春秋輿地者亦見根據他如謂大司徒小司徒等止言都鄙而不及鄉遂以都鄙卽鄉遂也鄉師言六鄉遂人言六遂而不及都鄙以鄉遂卽都鄙也且謂

六鄉七萬五千家六遂亦如之則十五萬家一人受百畝百里之國田九百萬畝除公田外僅八萬家其餘七萬家將於何處受田若都鄙在鄉遂外彼公侯伯等國卿大夫士之采地將何所受今考大司徒曰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又曰帥六鄉之衆小司徒曰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又曰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則一職之內都鄙與六鄉竝舉何得謂大司徒小司徒等止言都鄙而不及鄉遂耶至謂百里之國尙不能容六鄉

六遂之夫田何得更更有都鄙不知天子六鄉六遂
大國止有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
遂費誓魯三郊三遂是其明證且鄉遂之制既據
周禮卽當以周禮封國之數爲正如公五百里開
方百里者五五二十五侯四百里開方百里者四
四十六大國三鄉止三萬七千五百家合三遂止
七萬五千家二十五同而容七萬五千家僅得三
十五分之一豈此外更不容有都鄙乎起宗誤以
侯國亦六鄉六遂與天子同制而又不用周禮封

國之數宜乎以百里之國不能容六鄉六遂也春
秋襄七年傳叔仲昭伯爲隧正隧與遂通則有遂之
名又襄九年傳曰二師令四鄉正敬享則有鄉之
名莊二十八年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
則有都之名又莊二十八年傳曰羣公子皆鄙昭二
十年傳曰縣鄙之人則有鄙之名襄三十年傳曰
子產使都鄙有章則有都鄙之名何謂諸侯有鄉
遂卽不得有都鄙乎起宗徒以遂官所統之縣正
鄙師與稍縣之縣都鄙之鄙名稱相混遂謂都鄙

統於鄉遂不知周禮名同者不一而足闕師之名與閭胥同縣師之名與縣正同豈得謂闕師縣師即閭胥縣正乎又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都司馬家司馬皆都鄙之官也而起宗謂周禮有鄉遂之官無都鄙之官誤矣又雜記曰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註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于禮其意最精而起宗乃以為訾又於書則極尊古文尚書力詆梅鶯於春秋謂周不用子正并謂秦不用亥正此皆

誤襲前人之說而不知所擇以致失其綱要也

五經讀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際泰撰際泰有易經說意已著錄其平生以制藝傳經術非所專門故是編詮釋五經亦皆似時文之語所謂習慣成自然也

五經圭約

無卷數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蔣鳴玉撰鳴玉字楚珍號中完全壇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台州府推官鳴玉於四書五經皆有講義解四書者名舌存今未見解五經者名圭約言

如土圭之測日影以至約而賅至廣也其初每經皆分總論別論緒論三編康熙九年其子編修超校正付梓以分析瑣屑難以檢閱乃循經文次第合三編而一之仍分標總論別論緒論之名以存其舊王崇簡魏裔介各為之序其書皆採用舊文而不著前人之姓名超所述凡例稱鳴玉食貧之時借書鈔撮故不及詳載書名理或然耳其說易先義理而後象數書則多本註疏詩多宗小序與朱傳時有異同春秋兼取三傳不主胡安國刻深

之說禮惟闡發文義於考證頗疎附以周禮儀禮二論亦皆推測之談蓋於明季經解之中猶不失為平近易究者而精深則未之能也

經髓七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陳世濬撰世濬字學元閩縣人其書成於崇禎己卯前有自序稱題於九龍學署按清流縣有九龍灘或即是縣之學官歟五經各為一卷益以周禮一卷皆摘錄經文之可八制藝者略為詮釋末為孫子一卷蓋併以備對策之用而與聖籍同名

曰經髓不倫尤甚也

墨菴經學

無卷數 浙江 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起恆起字仲方秀水人前明諸生後爲沙門
此編皆其所著經說凡五種一曰大易測分圖象
疏義字畫訂譌二篇二曰春秋經傳引分經引傳引
十六篇三曰詩說凡四十五則皆隨時有所得剗
而記之者四曰詩匡偶存起嘗著有詩匡一書因
爲人借去遺失僅存十一則故曰偶存五曰四書
慎思錄皆雜論四書之語其中亦閒有新意而寥

寥數條不能大有所發明也

五經翼二十卷

原任工部侍郎 李友棠家藏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尙書集解已著錄是編雜取
前人諸經序跋論說以類相次得易四卷書二卷
詩四卷春秋六卷禮記二卷餘杭嚴沆益以承澤
所著周禮舉要二卷共爲一編刊之其書採摭未
備不及朱彝尊經義考之淹洽至周禮舉要備舉
五官大義亦頗有所發明然議論多而考證少亦
異於先儒專門之學王士禎池北偶談記康熙辛

亥與承澤論經學承澤自言五經翼是十五年前所撰不過集說經緒論耳無當經學也是承澤亦有自知之明矣

稽古訂譌 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龔廷歷撰廷歷字玉成書中稱震西氏者其別號也武進人順治壬辰進士嘗任湖南推官其官於何府則不可考矣是編首摘周禮鄭註之可疑及後人引用誤解周禮之文者次解釋儀禮次論朱子孝經刊誤之失及諸家解經之謬其論周禮

謂祀昊天于南郊服裘固宜祀黃帝于季夏盛暑之月豈亦服裘此論足破宋儒等加葛于裘之議又五服九服辨謂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數之此說雖本羅泌五服圖而辨析較暢至以周官之制冢宰統膳夫饗人及宿衛之士後世不宜分屬他職是則不知時世異宜未免泥古太甚又謂唐之門下省乃周官宮伯宮正之遺宋之閣門使內侍省亦掌宿衛不知唐之門下省專掌覆奏書制宋之閣門使專掌宣贊內侍省專掌承應奉

御之事竝非宿衛也至其儀禮各條皆鈔撮註疏無所辨正闡發惟士冠禮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引孔氏正義謂母拜其酒脯重尊者處來非拜子也差可存備一解耳至孝經專駁朱子刊誤之非所爭不過字句之末抑又細矣勘其標題體例似乎此本所存僅辨論此三經之語全書尙不止此今無別本相校故以所存者著於錄焉

五經辨論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呂治平撰治平號愚菴海甯人順治中歲貢生

官德清縣教諭是編考論五經疑義皆就坊本講章辨駁語意之是非

勉庵說經十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齊祖望撰祖望字望子號勉菴廣平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南安府知府是書凡讀易辨疑三卷尙書一得錄一卷詩序參朱一卷說禮正誤三卷春秋四傳偶筆一卷續筆一卷大概易則辨程朱之誤書則正蔡氏之譌詩多遵小序而攻朱註禮則正陳氏之失春秋則糾駁胡傳而左氏公穀亦

互有是非然率以臆斷不能根據古義元元本本以正宋儒之失也

七經同異考三十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周象明撰象明字懸著太倉人康熙壬子舉人是編凡易四卷書五卷詩六卷春秋六卷三禮十三卷皆袁集舊說亦閒附以己意略為折衷然採摭之功多而考證之功少其體例略近黃震日鈔章如愚山堂考索也

經說一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編或錄其序或偶論一二條似乎偶鈔成冊以質正於人非勒為定本者也覲祖以講學自命惡漢唐諸儒如讐故是編宗旨皆深以研求註疏為戒門戶之見既深是不可以口舌爭矣

此本軒經說彙編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闕如編已著錄是編乃袁熹讀諸經註疏閒為標識其門人掇拾成編凡易書詩三禮三傳爾雅十經而書僅三十四條周

禮僅十六條儀禮僅一條公羊傳僅九條穀梁傳僅七條皆殊寥寥實止五經而已其說易主義理惟未列說卦傳諸條推言卦象然其門人編輯凡例以爲雜鈔諸書非所自撰說詩力排小序而兼主叶韻說禮記不考禮制惟推言禮意說左傳差詳未附評語如號叔死焉句下註怕人二字王曰無之句下註如何瞞得四字之類蓋從其讀本鈔出爾雅頗有考證如嫁之訓往引列子將嫁于衛句爲證孟之訓進引班固幽通賦盍孟晉以迨羣

句爲證則皆郭璞鄭樵所未及也大抵袁熹究心註疏時有所觸隨筆記錄本非有意著書故其說往往泛及雜事如因左傳懿氏之卜有鳳皇字疏引山海經首文曰德翼文曰順之語遂譏崇禎甲戌進士文德翼之名爲割截因季友醜叔牙遂議石崇以鳩鳥與王愷養之爲晉政不綱因長狄鄭瞞遂論其國女子亦必長大乃能配合生子否則八尺之婦不可配三丈之男因公子宋嘗鼃染指遂記康熙中吳門進士顧三典因食一鼃暴下

不止遂殞其命皆偶然筆記非以談經其門人過
尊師說一一錄而編之遂為後人口實觀其於木
瓜一詩前後兩解但註前後不同不敢刪一存一
狡童一詩說詩則以刺忽為非說左傳又以刺忽
為是亦不訂正又論齊桓九合兵車之會原稟譎
兵為丘此無庸擬議而亦云丘車當作兵車但原
稟作丘不敢擅改推信過甚至有此失反為其師
之累殆亦非袁熹意矣末附讀朱子語類一卷列
之經說殊為不類尤見編錄之無體例也

六經圖十六卷通行本

國朝江為龍等編為龍桐城人康熙庚辰進士官吏
部主事是編皆以前人舊圖鈔錄成書末附以四
書圖亦自諸書摘八也

重編五經圖十二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盧雲英編雲英廬江人明江西布政司參政盧
謙之曾孫以謙在永豐所刻五經圖原本行款參
差復釐定增補以成是編凡例稱所改正凡五百
餘處今以楊甲本與此相較楊於大易有象數鉤

深圖七十此則存六十八於尚書有軌範撮要圖
五十有五此則存七十三於毛詩有正變指南圖
四十有七此則存四十有八於春秋有筆削發微
圖二十有九此則存十五於周禮有文物大全圖
六十有五此則存五十七於戴記有制度示掌圖
四十有三此則存五十有一增減多有不同然大
抵以楊書為藍本也

冬餘經說十二卷

編修邵晉涵家藏本

國朝邵向榮撰向榮字東葵餘姚人康熙壬辰會試

中式舉人官鎮海縣教諭此書雜釋諸經凡易說
二卷書說一卷詩說二卷春秋說二卷周禮說一
卷儀禮說一卷禮記說一卷論語說一卷孟子說
一卷多引先儒成說而辨其同異如謂孔穎達兼
領五經正義然諸經分手編纂穎達未嘗統覈詩
般正義引鄭註九河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稱
鄭氏云齊桓公塞為一者不知所出何書又禹貢
正義亦引鄭註而釋之曰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
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氏據此文為齊

欽定四庫全書經籍總目卷三十四

五經總義類存目

主

桓公塞之是撰詩正義者不知有書正義也左氏
哀十七年傳衛侯繇辭云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
齋焉正義謂齋焉為語助之辭不當以方羊斷句
詩汝墳正義又引左傳如魚頰尾衡流而彷徨以
鄭眾註為證是撰左傳正義者不知有詩正義也
其言頗切中歷代官書雜出眾手之病其書則猶
未完之橐其子孫以簡端標識雜鈔而成也

三傳三禮字疑六卷附春秋大全字疑一卷禮記大全

字疑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吳浩撰浩有十三經疑義已著錄是編因十三
經註疏明王鏊震澤長語稱其時惟汀州版存今
汀州版不概見世所行者惟明萬歷中北監版及
毛晉汲古閣版均有譌誤而明代諸儒註疏皆度
閣不觀三傳三禮尤幾成絕學其版更乖舛不可
讀浩因取監本毛本校其字畫之譌謬集錄成編
凡三傳三卷三禮三卷大抵推尋文句未能有所
考證亦未能博徵互勘以定是非後附春秋大全
禮記大全各一卷二書為胡廣陋本何足訂正且

坊本岐出校此一本之誤而他本之誤又不相同
欲盡校之是畢世莫殫之功也尤做精神於無用
之地矣

經史辨疑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朱董祥撰董祥有讀禮記略已著錄是書前有
目次載辨經者三十二條辨史者二十三條當為
五十五條此本僅五十一條蓋經史各闕二條其
中辨繼父同居一條徐乾學讀禮通考嘗採用之
然全書好為新說未見根據如謂喪服大功章曰

為人後者降其昆弟則知伯叔父母不降小功章
曰為人後者降其姊妹適人者則知姑不降也凡
人無子以嫡兄弟之子為後本生父母降為伯叔
父母期本生兄弟姊妹降為伯叔兄弟姊妹服大
功禮也第伯叔父諸姑則仍嫡也曷為而槩降之
哉家禮大功槩及伯叔父母小功及姑適人於禮
未當今考斬衰三年章曰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
則可為之後疏曰同宗謂同承別子一宗之內是
雖族遠而宗同者亦得為後本篇自有明文董祥

獨據嫡兄弟之子何也至於經云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不及世叔父母降其姊妹適人者不及姑猶齊衰不杖期章但載世叔父母不及姑而鄭註則云爲姑在室亦如之但載昆弟不及姊妹而鄭註則云爲姊妹在室亦如之又焉得謂經子而鄭註則云女子子在室亦如之又焉得謂經文偶省卽本未嘗有此服哉至小功降服并及姑適人始於開元禮而董祥歸之家禮尤誤董祥又謂喪服小記曰妾母不世祭蓋言祀妾之禮當殺

耳小記本文曰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于女君禮有牲曰祭無牲曰薦易牲則不用牲矣不用牲則謂之薦不謂之祭豈絕之而不祀耶註家以爲子祭孫不祭非也不世祭者非惟孫不爲祭卽子亦不得爲祭據董祥此說卽小記世字內兼統子孫言世世俱得薦特不得祭耳但考雜記曰主妾之喪則自祔至于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在于正室是妾之子祭其母明曰祭不曰薦則何妾不得祭之有乎又隱五年考仲子之宮穀梁傳曰

禮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註曰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是公子祀妾母禮得稱祭之顯證也而董祥謂不得祭尤爲不根又禮凡言易牲非謂不得用牲也小記曰士祔于大夫則易牲註曰不敢以卑牲祭尊也大夫少牢據此則是易士之牲用大夫之牲義主隆不主殺故小記又曰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于女君可也註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是方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而董祥反以易牲爲不用牲誤矣又小記疏曰妾與女

君牲牢無文旣云易牲故註云下女君一等若女君少牢妾則特牲若女君特牲妾則特豚據此則妾得有牲可知而董祥謂妾不得有牲總由誤會經文易牲二字耳其他若以郊爲天地合祭中月而禫爲二十五月二代不改時亦不改月太襲前人已廢之說至謂置閏當在四季之月及解螽斯捐指爲拱捐之捐則又杜撰顯然者也

經玩二十卷

山西巡撫探進本

國朝沈淑編淑有周官翼疏已著錄此書錄唐陸德

明經典釋文中文字之異者為六卷次以經傳中文字互異及錄春秋左傳中國土地名職官器物宮室之類為四卷次輯註疏十三經瑣語為四卷其檢核之功頗為勤篤然無所考證發明若毛詩異文補之全引偽申培詩說尤失考也

三經附義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重華撰重華字君實號玉洲吳江人雍正庚戌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編所說凡易經二卷書經二卷詩經二卷於易皆推求於反對正對之間

中引閩本異文者十八條惟賁卦小利有攸往一條中孚卦信及豚魚一條既濟卦小亨一條重華不以為然餘皆從之其所據實皆郭京周易舉正之文不知何以稱閩本京書偽託王韓宋趙以夫王應麟諸人皆排其謬重華取之亦好奇之過歟又謂繫辭所釋十九爻皆文言傳之文王弼輩將經文參雜遂遺八繫辭傳中折中尙未歸正古本不如是也案王弼以前之古本無可考矣晁呂以來之古本一一可稽竝無十九爻原在文言傳之

欽定四庫全書經部卷三十四
本惟元吳澄作易纂言始以臆見移之而重華以爲古本誤之甚矣其說書亦多臆斷如謂堯典象恭滔天當作饕餮音聲相近由伏生之女口授而譌然漢書藝文志稱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儒林傳及王充論衡亦同是伏生本自有書獨遭亂亡失百篇僅存二十有九自衛宏定古文尙書序以今文詰屈始造爲伏生之女口授晁錯之說其事本無根據重華乃因此以改經未爲至當其於古

文之僞亦灼然能解而又執後世文體揣度經文謂若無舜典之首二十八字則釐降以下徑接慎徽五典文勢究不和順必須此段另起一頭通篇始有綱領則又騎牆之見他如謂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註平公卽君陳伯禽之弟鄭康成以君陳爲周公之子蓋據此按竹書及約註皆屬僞本固不必論卽姑以真本論之約註作於梁代竹書出於晉太康中康成惡得而據之耶其說詩較二經爲詳頗欲推求言外之意

勝於株守文句者而亦每以好生新意失之如燕
燕篇謂戴嬀大歸莊姜送之恐其不終不慎美之
而實戒之又曰先君之思以勸寡人勸戴嬀也而
反言勸寡人此立言之妙也春秋時妾媵歸國鮮
克有終懷嬴與焉其明徵已云云案史記年表魯
隱公之元年當衛桓公之十三年桓公以隱公四
年見弒在位已十七年計其年雖至幼弱已在二
十以外則戴嬀之年已在四十外矣既非盛顏諒
不慮其改節不合者一旦春秋妾媵見出而嫁者

惟齊桓蔡姬有明文遽以爲無不鮮終亦涉武斷
不合者二懷嬴秦穆公之女晉懷公之嫡妃實非
妾媵其備奉匱之數乃在文公不合者三此豈非
循文生義不加深考之過乎至於晉風名唐亦猶
邶鄘之因舊地而重華謂唐叔封唐號仍其舊其
子孫雖有失德而猶狎主夏盟皆始封之遺澤亦
傷穿鑿特以三經較之則所得視易書爲多耳

松源經說四卷

浙江吳玉
墀家藏本

國朝孫之騷撰之騷所輯尙書大傳已著錄是編皆

說經之文或提舉一義各立篇題大抵蒼粹成說而不能自研經義其體例頗近於策略又以所作釋山學記新荷賦括蒼山賦雜列於第一卷中尤非說經之體

心園說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郭兆奎撰兆奎有書經知新已著錄是書於四書及易書春秋諸經各摘舉而詮釋之然淺近特甚如子在齊聞韶謂須知夫子之聞不是季札觀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謂此章獨舉惠之和

以明其介皆里塾訓蒙之語別無扞獲又釋尙書敬授人時多論西洋推測之法為臆造且議其所載月令僅取東風解凍一條而於迎春祈穀之大覆巢殺胎之禁一切不載云云不知取月令之文分為七十二候自逸周書已然竝非始自歐邏巴人也

六經圖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皞撰皞字又皞號雪塢

案塢字見周伯琦六書正譌蓋不知江字

古亦音工遂別造此字取工字諧聲反以說文鴻字為俗體皞不知其誤而從之亦好奇之過也

六安人是編刻於乾隆庚申取六經圖舊本稍加損益凡所補校具列於每卷之末其中如書經圖中所繪十二章服日為三足鳥形已自非古月作白兔搗藥形杵臼宛然曾唐虞而有此說乎周禮圖中所繪墨車以四馬盡置兩轅之中亦全不解古車之制如此之類皜毫無訂正其校補概可見矣

十三經字辨

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陳鶴齡撰鶴齡字瑤賓南通州人初著有五經

四書字辨後又自為補訂以成此書刻於乾隆乙酉前為校畫後為校音皆多舛漏所謂十三經者為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儀禮爾雅無論古無此例即以所列計之如分三傳為三則加四書為十四如併三傳總為春秋則又為十二於數亦不相合也

古學偶編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潛山張綱撰不著時代考明代有吉水張綱嘉靖癸未進士官河南南巡撫非潛山人也書

中自註云本之

御製周易述義云云則知其為近時人書止三卷一曰觀物篇皆述易旨猶圖書家恆談一曰月令夏小正同異說參校頗詳而牽引先天易圖則橫生枝節其言醫書九十二候不知所據考宋林億等校正素問有此文然億等所述乃唐月令非醫書也春秋天王辨謂特書則稱天合書則稱王其特書而不稱天者乃闕文孔子無貶削天王之理其說甚正然亦先儒舊義也

九經圖

無卷數 福建 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魁植編其子文源增訂魁植字輝斗文源字澤汪長泰人是書以信州學宮石刻易書詩禮記周禮春秋六經圖析春秋三傳為三而益以儀禮為九經其信州石刻原本殘脫者則仍闕之但其中如易既載河圖洛書又載古河圖洛書二圖一為旋毛一為龜坼據明以來之偽本殊為失考未復載邵子皇極經世司馬光潛虛關朗洞極揚雄太元準易運會歷數等圖皆易外支流亦失之泛

濫書不載序而詩獨載序例不畫一所註地理皆沿石本之舊如魯云今仙源縣荆山云今襄州之類時代未明春秋列國表內增八孔子亦非體例三禮皆勦聶崇義楊復諸圖而喪禮及行禮諸圖又刪不載蓋科舉對策之本不足以資考據也

說書偶筆四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丁愷曾撰愷曾字萼亭日照人是書一卷二卷說大學論語中庸三卷說孟子附以四書補遺及宗獻九獻歌括四卷一為大學孟子王制周禮造

士之制一為虞書三苗辨一為天官九賦斂財賄解一為冬官考一為古建國分田原非死法而附以說詩前有李在坊序稱愷曾之子東生就其寫於書文者撮錄成帙則愷曾偶然筆記本無意於著書故皆鄉塾課授之語而說行夏之時句至載時文二比以為程式在坊序又稱明永樂間有專以詆朱註為能者上其所著書成祖深加譴責急命火其書磔其人考楊士奇三朝聖諭錄載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朱季之獻所著專斥濂洛關閩

之說上覽之怒甚敕行人押季之還饒州會布政司府縣官及鄉之士人明論其罪笞以示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會衆焚之則但火其書耳無磔人之事在坊意在尊朱故偽造此說不足據也

經解五卷經義雜著一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國朝黃文澍撰文澍字雨田一曰穀田又曰穀亭豐城人是編每卷首題曰桃穀山房彙而側註其下曰石畦集經解石畦集經義雜著蓋桃穀山房彙者其集之總名石畦集者其彙中之一種經解諸

書又其集中之子部也經解凡易二卷書一卷詩春秋共一卷禮一卷易多衍圖書之學書多辨禹貢山川因而蔓延於輿地形勝為經所不載者詩最寥寥惟主廢小序而尊朱傳春秋多排擊三傳禮多拘泥古制糾時俗之非大抵皆衍宋儒舊說經義雜著凡序四篇說十一篇辨二篇大旨亦不出所著經解之內其顏子心齋坐忘辨一篇乃莊子之文無關經義泛濫及之亦猶經解之中因解禹貢而及五嶺以南山川脈絡考也書祇一卷而標題

乃曰卷之一或刊版未竟抑裝緝者有所遺歟

右五經總義類四十三部三百四十九卷內七部皆無卷數

附存目

案先儒授受大抵專治一經其兼通諸經各有論說者鄭康成以下曠代數人耳宋以後著作漸夥明以來撰述彌眾非後人學問遠過前修精研之則見難涉獵之則見易求實據則議論少務空談則卷軸富也孫承澤鈔撮經解諸序寥寥數卷亦命之曰五經翼則

孰非兼通五經者哉略存其目而不錄其書古今人巧拙之異華實之分亦大概可睹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四

漢軍樊封初校
順德馮佐勛覆校

十九